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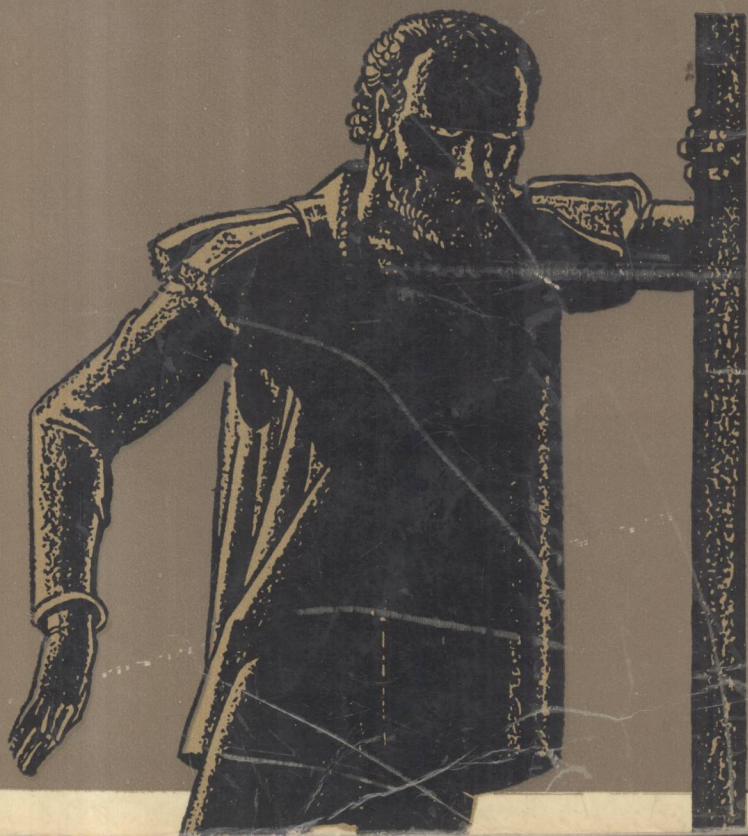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

OTHELLO

奥赛罗

孙大雨译



〔英〕莎士比亚著

奥赛罗

孙大雨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Shakespeare
OTHELLO

本书根据 H. H. Furness 新集注本译出

奥 赛 罗
〔英〕莎士比亚 著
孙大雨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875 插页 3 字数 131 000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7-5327-1324-5/I·791

平装定价·4.50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译 序

奥赛罗 (Othello) 是古意大利东北部亚得利亚海 (Adriatic Sea) 西北岸威尼斯 (Venice, Venezia) 丛岛城邦的一位英武精壮的将军。他的原籍是非洲西北部滨海的摩尔族人 (Moors) 所居留的领地, 故而他禀有阿拉伯 (Arab) 与剖剖 (Berber) 人的混合血统。他相貌不同于高加索 (Caucasian) 种的威尼斯居民, 肤色不像当地人那样白皙, 而呈轻淡的棕褐色, 面部姿容的轮廓也跟威尼斯一般的居民稍有差异。他的悲剧故事原来出自意大利十六世纪的缶拉拉城 (Ferrara) 文士钦昔喔 (Giovanni Battista Gherardi Cinthio, 1504—1573) 的《百篇故事集》 (*Hecatommithi*) 书中, 那是继鲍卡丘 (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 的《十日谈丛》 (*Decameron*, 1348—1358) 后所写成的一部知名的故事集。钦昔喔书中的有些篇故事被配忒 (William Painter, 1540?—1594) 收入他的《欢乐之宫》 (*The Palace of Pleasure*, 1566—1568) 的英文译介文集中, 莎士比亚的《奥赛罗》这出悲剧就是从配忒书中所取材的。《十日谈丛》有一百篇故事, 据说乃是弗洛棱斯 (Florence, Firenze) 名城一三四八年发生了瘟疫, 有七名妙龄淑女和三名英年士子结伴离开当地, 到偏远的城镇去游历以躲避灾祸; 他们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 后来就汇集成那部《十日谈丛》。钦昔喔这部《百篇故事集》则是仿效那部集锦, 在一五二七年罗马城被攻破后, 有十位青春淑女

和士子一同趁船飘海到马赛城 (Marseilles) 去避难,相传他们在那里所讲述的故事,就汇集编成了这部书。

奥赛罗膺威尼斯公爵授命任职以后,按制度由他推举次指挥,他擢选了倜傥华年的茱洛梭斯人凯昔欧 (Cassio) 当他的副将,而没有推举比较资深的威尼斯本地军人伊耶戈担任此职,以致后者只能充当队伍中士兵以上最低级的尉官,即将军的旗手。这就引起了极大的怨恨和恼怒。据十九世纪莎剧评注家 Charles Knight (1791—1873) 在他的《绘图本莎士比亚》(Pictorial Shakespeare, 1838—1841) 上所说,有友人告诉他,威尼斯城邦在它的鼎盛时期,生长在各种气候里的外邦人都纷纷来到它这里;没有其他地方对于肤色的偏见有像当地这样淡薄的。关于玳思狄莫娜的喜爱,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这个城邦的政策是任用外地的雇佣军人,特别在指挥职务上是如此,显然为尽可能减少本地的亲属勾结和裙带关系。知政事大夫们或其他重要人物的家庭都乐于见到他们的宾客是有色人种的,后者能力高强,因而获得了官衔——拔尖人物,他们的功绩成就使他们的肤色被遗忘掉。这样说来,奥赛罗选拔外地的茱洛梭斯人凯昔欧当他的副将完全符合政策,伊耶戈的恼怒是彻底无理的。

这时候有土耳其战舰载着水陆军兵来大举进攻;奥赛罗受命就职之后,马上要指挥队伍去抵御即将入侵的敌人。但恰海上忽然掀起了大风暴,把进攻的敌舰刮得七零八落,几乎全军覆灭,于是土军只得仓皇引退,威尼斯城邦因而得到了不战而胜的大捷。

荣膺威尼斯城邦的公爵所授命,新任职的将军奥赛罗,战志高昂,刚从威尼斯中心迅速来到遥远的塞浦路斯 (Cyprus) 岛上这前线;他原来是为前方军情紧急,赶来指挥防守部队的。但

喜从天降，一到这前线，土耳其敌军已消弭得无影无踪。且说他早先在威尼斯受到知政事大夫孛拉朋丘 (Brabantio) 很大的器重，时常被邀请到他府邸里去款待和盘桓。他把他漫游各地外邦异国的遭遇和见闻，娓娓动听地对大夫不断加以陈述，听得大夫的独生千金玳思狄莫娜深深爱上了他，日子一久，竟瞒着她父亲跟他缔结了百年眷恋。等到大夫被人告知，发觉了这情况，控告到公爵那里去，说他诱骗他的闺女；公爵正式审问时，一双有情人供认，因为奥赛罗所口述他邀游的经历打动了她的心，所以他们情投意合，已经瞒着大夫私行结褵，无法再分袂诀别。孛拉朋丘这就只得正式承认了这桩亲事。当土耳其舰队将入侵的风声紧急中，玳思狄莫娜跟随比她年长十岁出头的将军夫婿，由伊耶戈陪同，另行乘快船也已来到了塞浦路斯岛上这海港前线。当时这岛上的海港实行六小时庆贺，从下午五点到晚上十一点，堡垒里所有的厨房、酒窖、伙食间、总管房等一律开放，招待军民联欢，庆贺胜利。

还不到晚上十点钟，这时距终止庆祝只差一小时多。将军奥赛罗已经去休息，他把欢庆胜利中的秩序交给职位最低级的掌旗官伊耶戈去把握，料想不会有什么问题。他的前任，现为塞浦路斯岛总督的蒙塔诺和副将军凯昔欧，还有菲洛梭斯人洛窠列谷和塞浦路斯岛上的士子们等不多的一些人余兴未尽，仍在祝贺胜利。忽然在幕后，凯昔欧同洛窠列谷说了句要他尽责的话，他酒量小已经喝醉，觉得自己是副将军，洛窠列谷无权无位，怎么来教训他，就吵闹了起来。他们彼此追赶到幕前台上，蒙塔诺本来对凯昔欧互相都有点意见，他劝凯昔欧息事宁人；凯昔欧发野疯，不由分说，拔剑向蒙塔诺刺去，使他受了伤，这就使事态变得非常严重了。冲突发生后，伊耶戈要洛窠列谷去叫嚷闹事已

造成了叛变，跟着报警的钟声立即鸣响，将军奥赛罗就上场来。他看到的情况是，他所擢任的副将军凯昔欧酒醉动武，刺伤了岛上的督抚蒙塔诺，他当即断然将凯昔欧撤职。

哄闹散去后，伊耶戈因对奥赛罗和凯昔欧深深怀恨在心，现在机会来到，为挑拨离间，他向凯昔欧提出，要挽救他被撤职，莫如亲自去恳求玳思狄莫娜。“我们将军的娇妻如今是将军，”他说，将军眼前只“专心而且竭诚于沉思、目注与供奉她的窈窕与美慧”；“你去对她尽情地忏悔；对她恳求；她会设法将您安置在原来的位置上。”同时，他要他妻子爱米丽亚，玳思狄莫娜的伴娘，替凯昔欧向玳思狄莫娜殷切请求，以加强促使她劝奥赛罗把凯昔欧复职。而当凯昔欧恳求玳思狄莫娜时，他设法把奥赛罗引开，再引奥赛罗在凯昔欧离开时见到他恳求玳思狄莫娜后离去。这么样，他使奥赛罗亲自见不到他妻子与凯昔欧之间彼此相见时的神情态度，但又分明见到凯昔欧曾一再去看他的妻子，而对伊耶戈所捏造的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信以为真，以增强他欺骗的说服力，使他奸诈的挑拨离间得逞。

另一方面，伊耶戈要他妻子爱米丽亚偷窃奥赛罗给玳思狄莫娜的一方丝手帕。伊耶戈听说她有那样一方具有独特魔力的手帕。那本来是奥赛罗的母亲给他父亲的定情信物，相传有神秘的福佑恩爱的作用。恰巧，可是极不幸，正当奥赛罗感到一阵头痛时，玳思狄莫娜就把带在身边的、他给她的那方刺绣得有草莓的丝手帕掏出来绑在奥赛罗额上。这方小手帕，奥赛罗觉得太小，绑得太紧，同时也因为他邀请了岛上的贵宾们共进午餐，他们夫妇急于要去当东道主赴宴，手帕被奥赛罗拉脱，落在地上被遗忘掉，匆忙间他没有立即捡起来交给她，她也未曾注意去叫回，但被爱米丽亚拾得。伊耶戈曾再三再四要她偷来给他，现

在她手上，他恰巧前来，她便给了他。她问他作何用途，他当然不说。

玳思狄莫娜因受了凯昔欧的殷切央求，恳请她对奥赛罗求情说好话，将他宽恕，恢复他的副将军职位；她的伴娘爱米丽亚也从旁劝说，且酒醉闹事不同于恶意的伤害，总该可以原谅。她生性和葛，以助人为乐，又加奥赛罗向她求婚时，凯昔欧曾屡次从中有功于他们的恋爱。然而，奥赛罗则由于蒙塔诺是他的同僚，且在当地颇有人望，现在无端被凯昔欧所刺伤，虽出于后者酒后的偶尔过失，但按情理他本来就难于作出决定去允许凯昔欧复职。何况眼下经伊耶戈（在第三幕第三景里）欺骗得对凯昔欧满腔愤怒，当然已绝无意向使凯昔欧复职，只对他充满了敌意。

至于爱米丽亚则并不与她丈夫伊耶戈同谋合作，她生性善良，但为人不怎么精明细到。至少在她认为不怎么了不起紧要的事情上不够认真踏实，所以结果却帮同肇成了惨祸。她分明把奥赛罗给玳思狄莫娜的那方掉在地下的手帕拾到了，并已不拈轻重地随意给了她丈夫伊耶戈，尽管她知道她女主人如果知道会急坏。在第三幕第四景二十余行处，当玳思狄莫娜问她“我在哪里丢失这手绢的？”时，她竟说“我不知道，娘娘。”她这一下随意的不讲真话，后果很严重，是造成这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手绢落入了伊耶戈手中，被他放在凯昔欧寓所里以加强他造谣污蔑的份量，后果是她意想不到地极为严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时会见到类似的情况，或自己遭逢到而身受程度不同的苦难。在现在这剧情里，奥赛罗和玳思狄莫娜对于他们在接待塞浦路斯岛宾客们午餐前，他因那手帕太小，绑得太紧而把它拉掉，落在地下的一些经过，他们竟完全忘记掉，似乎不大合情理，

否则他们可以责成爱米丽亚负责去找到。而据詹摩荪夫人(Mrs. Jameson)说,在钦昔啜的意大利文原故事里,这手帕是伊耶戈叫他三岁的小女儿在玳思狄莫娜身上偷去的,当她,很爱这孩子,抱着她的时候。这一情节似乎比较合理,但在莎氏当时的戏院舞台上,由饰演妇女的十七、八岁的男童去抱一个三岁的小女孩演出这一细节未免太麻烦,故而可能被略去。

接下来伊耶戈完全凭空、深怀着恶意去捏造,对奥赛罗“揭露”说,玳思狄莫娜有一次在凯昔欧卧房里他的床上,曾同他一起缠绵了有一个多小时。他自己跟凯昔欧友谊密切,他说,最近有一晚他没有回自己的寓所,曾在凯昔欧那里和他同床度过一宵;深夜时凯昔欧在睡梦中爬到他身上把他当作玳思狄莫娜,伊耶戈说,频频对他亲吻,并作出狎褻的要求。奥赛罗听到这些构陷时深信不疑,因而大怒,当罗铎维哥从威尼斯来传示召他回去,任命凯昔欧继任他的指挥职务时,他当着公爵使节罗铎维哥的面打他妻子的头面,使罗铎维哥大为诧异。

剧情进入第五幕第一景,伊耶戈骗取了纨绔子弟洛窦列谷一大堆金珠宝石,说由他经手和设法,去馈赠给玳思狄莫娜,可以使她和他发生他所愿望的色情关系,已到了必须完成那交易的阶段,故而伊耶戈就利用洛窦列谷在晚间街头去杀死凯昔欧,谎说因为凯昔欧原来跟玳思狄莫娜先已有了暧昧的关系。洛窦列谷被骗在晚间街头对凯昔欧行凶,作为一桩情敌间彼此争风吃醋的暴行,但凯昔欧的外褂能抵御武器,他拔剑自卫反而刺中了洛窦列谷。伊耶戈躲在旁边见凯昔欧无恙,就在凯昔欧背后对他冲刺,重伤了他的腿部。这一景结束时,洛窦列谷因伤重死去,所以伊耶戈已把他的金珠宝石全部骗到了手,再无人会向他索还,而凯昔欧被刺伤了腿,却不知在他背后行凶的乃是伊耶戈。

到了这部悲剧诗的最后—景，惨怛得骇人听闻和目睹的灾祸先后降临到剧中的女主角和男主角身上，只为大恶棍伊耶戈身受到他觉得对他太不公正的对待，使他丧失掉他所应有的副将军职位和权利，故而他千方百计凭空造谣污蔑，挑拨离间，制造矛盾、敌对而加以恶化，务必使奥赛罗连同他的妻子玳思狄莫娜（她对伊耶戈毫无仇冤可言，只除了她是奥赛罗的娇妻，以及她曾天真无邪地劝她夫君将凯昔欧复职）先后都受到极惨酷的打击而死。奥赛罗深深中了伊耶戈绘声绘色描摹的造谣污蔑的毒，说玳思狄莫娜和凯昔欧通奸，加上奥赛罗亲自看到凯昔欧从他衣袋里抽出玳思狄莫娜所保有、他自己给她、要她不可失落的那方神秘的手帕，这就证实了（奥赛罗认为）伊耶戈的恶毒捏造确是事实。奥赛罗终于下毒手将他妻子活活掐断了呼吸，窒息而死。但这惨绝尘寰的冤屈终于很快（但已太迟太晚了）得到了澄清和证实，当着塞浦路斯岛总督蒙塔诺和从威尼斯来的玳思狄莫娜的叔父格拉休阿诺以及她父亲的亲属罗铎维哥等人之面，爱米丽亚证明是她拾到了那方手帕，她丈夫伊耶戈曾再三再四要她偷来给他，她拾得后不慎交给了他，他去丢在凯昔欧寓所中，被凯昔欧捡到后随意放进口袋里去使用的。真相大白，爱米丽亚的说明彻底揭发了她丈夫伊耶戈的恶毒诡计。伊耶戈被彻底揭发后，奔向他妻子，用匕首一下子将她戳死。接着，奥赛罗用佩剑刺伤了伊耶戈，但没有致死。自威尼斯来的贵胄罗铎维哥吩咐，叫手下人取去了奥赛罗的剑把，但他还有一柄暗藏的短刀；讲了他临终前痛切悔恨自责的一段话之后，他立即手挥利器戳死了自己。惨痛的悲剧就这样断然结束。

* * *

《威尼斯城邦的摩尔人奥赛罗之悲剧》(The Tragedie of

Othello the Moore of Venice), 它的写作年代远在约四百年前, 据莎作学者 J. P. Collier (1789—1883) 估计, 当在一六〇二年上半年。那年七月卅一日和八月一、二日, 伊丽莎白女王同她的朝臣们曾驻蹕多马·艾勾登爵士 (Sir Thomas Egerton) 的海勒菲尔特 (Harefield) 庄园, 在那三天里曾最早演出过这本戏, 女王赏赐伶人们十个金镑。而最早在伦敦剧院里演出, 据莎作学者 E. Malone (1741—1812) 查考, 是在一六〇四年; 至于印刷成书则迟至十七年后的一六二一年十月六日, 当时伦敦的《书业公所登记录》(*Registers of the Stationers' Company*) 上有明确记载。接着, 下一年就出版了第一版四开本,

THE| Tragedy of Othello, | The Moore of
Venice. | *As it hath bene diuerse times acted*
at the| Globe, and at the Black-Friers, by | his
Maiesties Seruants. | *Written by William Shakes-*
peare. |

[Vignette] | LONDON, | Printed by N. O. for
Thomas

Walkley, and are to be sold at his| shop, at the
Eagle and child, in Brittans Bursse. | 1622.

这是书名页上所印的说明。在地球剧院和黑(衣)僧剧院, 经君王御赏班多次演出过, 剧本作者是威廉·莎士比亚, 印刷者 N. O. 是 Nicholas Oakes, 出版人为托马斯·渥克莱。这剧本收入标明于一六二三年十一月八日在伦敦《书业公所登记录》上注册发行的初版对开本《全集》(其中缺少《贝律格理斯》(*Pericles*) 一

剧)内,实际上于一六二四年二月间出版。黑(衣)僧剧院(Blackfriars Theatre)是莱斯忒伯爵(Earl of Leicester, Robert Dudley, 1532?—1588)府戏班的詹姆士·哀培琪(James Burbage, 1597年卒)于一五九六年从解散了的黑(衣)僧修道院原址所购置的一批房屋改建成的一座剧院,因在那里演戏遭到反对,故在一五九八年把房屋结构拆开迁运到泰晤士河(Thames River)右岸,第二年另建成一座八角形的环球剧院(Globe Theatre),这剧院用茅草、芦苇等盖顶,能容纳一千二百观众,一六一三年因上演莎氏的《亨利八世》,在君王上场时放炮,草顶着火而烧掉。第二年重建,最后于一六四四年被拆毁。

上面说起《奥赛罗》的最初两个版本,一是一六二二年的初版四开本,二是一六二三年的初版对开全集本。随后有一六三〇年的二版四开本和一六三二年的二版对开全集本,一六五五年的三版四开本和一六六三年的三版对开全集本,以及一六八五年的四版对开全集本。这些是这本戏在十七世纪的所有版本,其中以最先两种比较重要。至于从十八世纪的Rowe, Pope, Theobald, Hanmer, Warberton, Johnson等开始,中经十九世纪的各家,直至Furness氏的《新集注本》(1886再版),最后到二十世纪的G. L. Kittredge和J. D. Wilson等,著名的校订评注本总共在四十家以上,我这译本未能一一博采,只得根据Furness氏的新集注本略陈若干家的考订评鹭。

在黑(衣)僧剧院和地球剧院多次上台饰演《奥赛罗》这悲剧主角的是詹姆士·哀培琪(James Burbage, 1579卒)的儿子、名伶理查·哀培琪(Richard Burbage, 1567?—1619),他二十一岁时已声名藉藉;他跟莎士比亚年龄差不多,彼此是很友好的戏班子里的同事;他善于演悲剧,曾多次饰演过《罕秣莱德》和

《奥赛罗》中的主角，以及班·绛荪 (Ben Jonson, 1573—1637) 和蒲芒 (Francis Beaumont, 1584—1616) 与弗兰丘 (John Fletcher, 1579—1625) 所作悲剧中的主角。莎士比亚作为一个上戏台的伶人则相传只作为《罕秣莱德》中父王的亡魂亮了相，没有饰演过什么剧本中的主角。

这部大悲剧的男女主角奥赛罗和玳思狄莫娜的姻眷原是十分美满幸福的，但骇人的恶棍伊耶戈为小小的一点个人怨怼，横下一颗险恶的狼心，鼓努他满腔的狠毒，阴谋诡计，造谣污蔑，酿成男女主角之间的生死敌对和惨酷的冤枉；但那还不够满足他凶烈的奸险毒辣，他还痛击凯昔欧，务必要把他杀死；再为满足他的贪欲，他使出造谣污蔑的奸计，诈骗洛赛列谷的金珠宝石并置之于死地。这样，一个人间恶魔的缩影便昭然在剧院中舞台上、在书斋里卷帙间飞扬跋扈、称王称霸地呈露在人们眼前。

《奥赛罗》这个悲惨的故事来自十六世纪意大利的钦昔喔书中，而十七世纪初年英格兰的威廉·莎士比亚把它写成这部惨怛得惊人的悲剧诗，引起了人们的哀痛深思。我们如今要问：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有没有类似的故事和其中的人物、尤其像伊耶戈这样的恶煞？回答是：有！肯定有！有时甚至要扩大许多万倍！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开始，持续了十年以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整个民族的横祸，最最浩大的劫难和悲剧，受难者是整个民族和我们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一小撮伊耶戈式的魔怪的无比愚蠢和恶毒，这些罪魁祸首利用手中窃据的权力为所欲为，给我们闯下的天灾是伊耶戈罪恶的千百万倍！这个历史教训永远值得我们记取。

孙大雨
一九八八年七月廿八日

威尼斯城邦的摩尔人 奥赛罗之悲剧

剧中人物

威尼斯公爵

孛拉朋丘，一知政事大夫，玳思狄莫娜之父

其他知政事大夫数人

格拉休阿诺，孛拉朋丘的兄弟

罗铎维哥，孛拉朋丘的亲戚

奥赛罗，一摩尔族[非洲西北部滨海一民族]贵胄，威尼斯城邦的将军

凯昔欧，奥赛罗的光明磊落的副将

伊耶戈，奥赛罗的旗手，坏蛋

洛窦列谷，一受骗的士子

蒙塔诺，奥赛罗的前任塞浦路斯岛军事首脑

小丑，奥赛罗的家僮

玳思狄莫娜，奥赛罗的妻子

爱米丽亚，伊耶戈之妻，玳思狄莫娜的伴娘

碧盎佳，神女，与凯昔欧相好

信使、传令官、军官多人，乐人多人，侍从多人

剧景：第一幕，在威尼斯；第二至第五幕，在塞浦路斯岛上一海港

人本類曲洪強博以類

聯志至更精理

何人中譯

香台編譯

外五第章通共始，大之能力一，之國在昔

人與來，有富時學其

不其法能得會，不其得行結

之與國上國中，不其得在

式大或，曾其 茲其一家則自其言其在（然）一，不其矣

其得能事其

其得能事其以法其得能事，其得能

其得能事其以法其得能事，其得能

其得能事其以法其得能事，其得能

其得能事其以法其得能事，其得能

其得能事其以法其得能事，其得能

其得能事其以法其得能事，其得能

其得能事其以法其得能事，其得能

其得能事其以法其得能事，其得能

其得能事其以法其得能事，其得能

人本類曲洪強博以類

第一幕

第一景

[威尼斯。一街道。]

[洛窦列谷与伊耶戈上。]

洛 窦 列 谷 嘘！

切莫跟我来这一套；我很不乐意，伊耶戈，你拿了我的钱包，像是你自己的一般，却竟然知道这件事。

伊 耶 戈 他奶奶，可是您不听我分说：假使我能梦想到这样的事儿，把我当狗矢。

洛 窦 列 谷 你跟我说过，你一向对他有仇恨。

伊 耶 戈 鄙弃我，若是我不那么。城里三位大老，脱着帽，都将我向推轂过，当他的副将；而且，凭人的真诚说话，我知道自己值多少，我十足配得上那样的位置；可是他爱的是他自己的骄傲和一意孤行，闪避了他们，使一派浮夸、曲折的废话，那中间满都是一些战阵的言辞；

总之，他拒绝我的居间人；因为，
“肯定，”他说，“我已经选好了副将。”
那是个怎样的人呢？
您说当真嘛，是个算术大家，
名叫玛格尔·凯昔欧，弗洛伦斯人，
有个漂亮老婆差不多注定了
叫他受罪的霉家伙；① 他从未在战场
上面调遣过队伍，战阵的性质
他懂得不比一个纺织女娘
来得多；除非把书本理论来充数，
那上头，那些峨冠博擎② 的知政事③
也能跟他一个样，舌灿着莲花，
光纸上谈兵，眇无实际，原来是
他全部的韬略。但是他，先生，却中选
膺命；而我——他亲眼见到过确证，
在罗德斯、塞浦路斯、其他的基督徒、
邪教徒战场上——倒被这“借方和贷方”④
把风收了去，使篷帆跌落；这笔帐，
只有天知道，一定得当他的副将，
而我——请原谅！——他摩尔大人的旗手。
洛 奕 列 谷 凭 老 天⑤，我却愿意做他的吊绞手。
伊 耶 戈 啊也，没办法可想；这军差戎伍中，
糟就糟在升迁需要仗介绍信
和喜爱，不凭下手顶上手的晋级
年资，按着陈年惯例一步步
往上升。现在，先生，您自己去判断，